# 我在越南逛市场

余俊锋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我会开始学越南语；我会住在越南人的家里，和他们一起钻丛林，一起走私货物；我会完整地穿越整条贸易线，从中越边境到越南的首都河内，然后沿着狭长的越南国土，一路南下，直至抵达胡志明市。”在粗粗地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一边这样和老师及朋友们吹牛，一边对将要到来的田野生活跃跃欲试，充满期待。但世事无常，生活终究不是机器，不会按照既定的代码程序按部就班地前行。事实上，我修满所有学分、通过资格考试、提交研究计划以及完成田野工作的时间段，刚好完整地经历了整个新冠疫情。由于疫情期间严格的边境管控，我虽然有机会沿着边境线眺望一河之遥、一路之隔，甚至只隔着一道数米高栅栏的越南土地，但始终没有办法完成预想中越南部分的田野工作。只能通过访问和交谈，尝试去想象和理解这一大片缺失的遗憾。

2023 年年中，在新冠疫情旅行限制全面解除半年后，我的几位报道人陆续返回越南各地重新开始自己的贸易活动，我也终于有机会去实地考察越南的市场。在炎热的七八月间，我从友谊口岸入境、老街口岸出境，先后去了谅山、河内、胡志明市，以及老街等

四个报道人所在的城市，也是他们在当地进行贸易交易的市场。需要指出的是，以下篇幅中我所经历的，只是2023年七八月间，疫情过后整个中越贸易经历转型时期的所见所闻，就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2025年和2023年的氛围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以后有机会，疫情过后贸易行为的重启与变化，还是颇值得进一步考察与体验的。

整个田野工作期间，我在一家经营中越边境贸易的公司内打工，以一名学徒的身份参与到边境贸易的方方面面中去。我的“老板”一度开玩笑地说：“我不敢确定你的论文能写成什么样，但我相信，我把店铺交给你，你应该能顺利地把生意做下去。”

那段日子里，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拆分从浙江和辽宁发来的货物，然后按照越南客户的订单需求重新打包，再交给物流公司




打包货物上用越南文写着客户名字以及河东市场的字样

运送到越南客户的手中。我经手的这些货物，主要运送给越南北部两个市场的大宗客户，一个是谅山的新青市场，一个是河内的河东市场，我的越南行程也从这两个市场开始。

## 谅山新青（Tân Thanh）与河内河东（Hà Đông）

新青市场距离越南北部的门户城市谅山约 25 公里，距离越中边境城镇同登约 12 公里。实际上新青市场就坐落在中越边境线上，与之隔着边检口岸相对的，是中国的浦寨市场。我曾经跟随着物流公司到过浦寨市场，从中国方向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新青市场，这次我则亲身实地来到新青市场，从越南方向眺望对面的浦寨市场，只是在 2023 年的七八月间，虽然旅行限制已经解除，但口岸仍然没有开放。

新青市场是越中边境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节点，大量来自中国的商品货物会聚集在这里，经由新青市场的交易，被运送到 180 公里外的河内，甚至一路南下到达 1800 公里外的胡志明市。在能够正常出入境的时候，新青市场的商人可以很方便地早上到中国逛市场、下订单，顺利的话，隔天甚至当天，所需要的货物就能送到摊位上来。由于还处于疫情之后的特殊阶段，我去的时候整个新青市场并没有太多人流，原本给物流车辆准备的大型停车场上，货车也是寥寥无几，陪我逛市场的老张指着远处一排平房，颇为暧昧地跟我说：“那些小房间都是给货车司机‘娱乐’用的，现在也是没有生意”。

特别要提到的是，边境贸易最早是从谅山迸发出勃勃生机。边民的以物易物逐渐推动了两国边贸发展的正规化和规模化。

离开谅山的新青市场之后，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首都河内。大

部分来河内旅行的游客，几乎都会聚集在著名的“环剑湖”周围，那里也是诸多市场和商铺的聚集之地，比如著名的同春市场（Chợ Đồng Xuân）。但对于我来说，更为熟悉的是远离河内老城的河东市场。数不清的大包小包，经过我的手写上“Hà Đông”字样，以至于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商贩的名字。市场本身并没有太值得书写的地方，但有趣的是，围绕着市场周围，发展出一条又一条的“专业街”，每条街道都贩售着相似的品类，仿佛一秒钟回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一些商贸城市。

离开河内之后，我要搭乘飞机前往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那里是我此行的重点。

## 胡志明滨城（Bến Thành）

滨城市场是一个位于胡志明市中心的大型室内市场，地段极佳，附近也是整个胡志明市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人类学家安·莱什科维奇（Ann Leshkowich）即以滨城市场作为她的研究对象，完成了一部相当不错的著作——《关键贸易：变革市场中的越南女性》（*Essential Trade: Vietnamese Women in a Changing Marketplace*）。实际上，现在这座市场几乎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每一本关于胡志明市的旅行手册上，都会将它标记出来。游客纷至沓来，尤其是来自欧美地区的游客，如潮水般涌向市场。市场内的商铺老板们，尤其是那些占据黄金地段的商铺的老板，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图将他们店铺中的商品推销出去。由于这个市场会有大量外国游客来访，销售一些能够体现越南特色的商品，成为市场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报道人之一的孙老板，并没有在滨城市场摆摊。对于孙老板以及像他一样的中国商人来说，这种在市场里摆摊，是整个贸易环节中的最后一步。他们在这条贸易链中的角色是把货物从中国运来，再批发给越南本地的商贩。孙老板在胡志明市东北部租有一个大仓库，这里是他的据点，也是我在胡志明市的落脚点。孙老板的故事很长，囿于篇幅，只能稍微简单地描述。

当我向孙老板提及暑假期间会到胡志明市逛市场时，他难掩兴奋，这也是我离开田野地之后首次与他见面。在河内机场准备登机前往胡志明市时，我刷到孙老板的微信朋友圈。他发了一张照片：他坐在一条塑料板凳上，右手夹着香烟，左手拎着一把砍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用来描述这张照片的，是一段文字："讨债，永远都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在越南做生意，最令人觉得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货发出去了，货款收不回来。在越南做生意，很像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内地，从好的方面来说，遍地'黄金'，到处都是机会；但从不好的方面来说，这里又好像是一片丛林之地，毫无规则可言。"

孙老板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起了他的讨债生涯："那种小打小闹的事情就不说了。有一次，一个越南佬欠了我十几万人民币的货款，我打听了好久，找到他们家，结果他老婆告诉我，她老公死了。死了！你敢信？那我能怎么办？最后还不是只能不了了之。"最惊险的一次讨债，是在几年前，一个胡志明市本地的越南商贩欠了孙老板很大一笔货款没有结清，对方知道孙老板在胡志明市到处找他要债之后，甚至花大价钱请了本地的黑社会团伙当保镖。他说："你知道吗，越南国内的黑社会也是分派别的，最凶狠的是哪

里人？是海防[①]人。我知道那家伙找了黑社会之后，就立马从海防叫人过来，冲到他们家。海防人还是狠，直接带了枪过来，枪一拿出来，欠的钱也就收回来了。”这种堪比电影剧本的情节，当然对当事双方都会带来影响，孙老板后来也遭到了威胁，以至于逃去邻国柬埔寨的赌场里躲了好几个月，直到找到中间人才彻底摆平其中的恩恩怨怨。

“那看你朋友圈的照片，最近也是要去讨债吗？”

“哈哈哈，我只是摆拍一下而已，不要怕，电影里不是说了吗，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我现在很文明了。”

在孙老板的牵线下，我在胡志明市兜兜转转，开始对这些来到胡志明市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异乡生活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当然，这是其他文章中要处理的议题了。




滨城市场中贩售的带有越南特色的商品

① 海防是越南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仅次于河内和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第三大城市。

# 老街谷柳（Cốc Lếu）

告别孙老板，离开胡志明市之后，我搭乘飞机北上回到河内，再从河内搭车往西北方向前往老街。和中越边境广西段的谅山一样，位于中越边境云南段的老街同样经历过战争，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这里也成了中越边境线上的一个重要商贸节点。

人类学家柯尔斯滕·W. 恩德雷斯（Kirsten W. Endres）曾把老街当作她的田野地，她 2019 年出版的著作《市场摩擦：越中边境的贸易与城市化》（*Market Frictions: Trade and Urbanization at the Vietnam-China Border*，尚无中文版）讨论的就是老街的谷柳市场。我着重想要观察的，是越南边民如何蚂蚁搬家一般将货物从中国一侧运送到越南一侧。在我做田野的广西边境，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每当夜色降临之后，无数的越南人会聚集在边境，明火执仗地将一件一件的货物背过边境线，那场面据说相当壮观。但由于恰巧遇到特殊时期，我在田野期间无缘得见。

在老街的几天中，每天清晨海关一上班，成群的越南边民便整齐地列队，首先经过越南的海关，再在横跨中越两地的大桥上排队集合，依次通过中国海关。紧接着，他们或用背包，或用行李箱，在有人组织的情况下，将需要过关的货物装进背包或者行李箱，重新过关，回到越南。

这一特殊的贸易行为，虽然早已听说过多次，但终于能够在实地亲眼得见，也不枉费我特地来这里一趟。

# 尾声与思考

老街是我这次越南之行的最后一站，在一个下着雨的清晨，我跟着那些要去中国进货的越南边民一道，首先经过越南海关出境，跨过连接两国的跨国大桥，再从河对岸的河口口岸入境中国。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迷上了背包旅行，在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从广西的南宁出发，经由友谊关出境，到达河内，然后一路南下，直到胡志明市。2023 年，我大致上复刻了十八岁时走过的这条路，只是相较于当年的“睁眼看世界”，现在的我恐怕更多了一层“对世界的思考”。

就像在胡志明市的时候，孙老板和我说的那样，现阶段的越南很容易就会让我们想起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那种遍地是机遇的惊喜，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野蛮生长的风险。“博士，你知道沈阳的五爱市场、广州的高第街，当然，还有我的老家，义乌小商品城吗？这里，胡志明市，以后也会变成那样的。”喝醉的孙老板这样和我说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经有大量的台商和港商来到越南投资设厂、做生意，而在最近，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大陆（内地）的商人，逐渐开始在越南的市场中展现身影。在“全球化”这个曾经风靡全球的词越来越遭到挑战的今天，如何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讲述这些中国人的故事，或许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接下来能够做的事情。